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洞天  
卷四 續在原 男分媿惡騙收生婦 鬼產兒幼繼本家宗

詩曰：同氣連枝各自榮，些些言語莫傷情。  
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。

這四句乃法昭禪師所作偈語，奉勸世人兄弟和好的。人倫有五，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。君臣遇合，朋友會聚，其遲速難定。父生子，妻配夫，其早者亦必至二十歲左右。唯兄弟則或一二年，或三四年，相繼而生，自髫稚以至白首，其相與周旋，多至七八十年之久。若使恩意淡洽，猜忌不生，共樂寧有涯哉！

所以《詩經》上說：『兄及弟矣，式相好矣，無相猶矣。』或將『猶』字解作『謀』字，或又解作『尤』字。看來不必如此解，竟當作『猶』字解。『猶』者，學樣之意，他無禮，我也無知，叫做『相猶』；寧可他無禮，不可我無知，叫做『無相猶』。哥哥有不是處，弟弟該耐他些，弟弟有不是處，哥哥也耐他些。若大家看樣起來，必至兄弟相爭，操戈同室，往往撇卻真兄弟，反去結拜假兄弟。不知假的到底是假，真的到底是真！如今待在下說一個兄弟不睦的，私去收養假子，天教他收著了兄弟的孩兒。

此事出在明朝景泰年間，北直真定府地方有個富戶，姓岑，號敬泉。積祖開個絨褐氈貨店，生理甚是茂盛。所生二子：長名鱗，字子潛，娶媳魚氏；次名翼，字子飛，娶媳馬氏。敬泉只教長子岑鱗幫做生理，卻教次子岑翼學習儒業，請一個姓鄴的先生在家教他讀書。爭奈岑翼資性頑鈍，又好遊蕩。那鄴先生欺東翁是不在行的，一味哄騙，只說令郎文業日進，功名有望。敬泉信以為然，每遇考童生，便去贊謀縣取府取，連學臺那裡也去弄些手腳。不知費了多少銀子，只是不能入泮。鄴先生並不說學生文字不通，只推命運不通，遇合遲速有時，敬泉不以為悔。岑翼至二十歲，生下一子，取名岑金。敬泉因自己年老，長兒尚未有子，次兒倒先得了子，十分之喜。親朋慶賀，演了十來日戲，又不知費了多少銀子。鄴先生又勸他替兒子納監，敬泉依命，又費了四五百金，援了例。鄴先生自要進京鄉試，趁著岑翼坐監之便，盤纏到京。即到京後，只理會自己進場之事，並不拘管岑翼，任恁他往妓館中玩耍，嫖出一身風流瘡。只得在京中養病，延醫調治，直待瘡愈，然後起身歸家。

又在中途冒了風寒，回家不上一月，嗚呼死了！敬泉素愛此子，因哀致病，相繼而逝。岑翼渾家馬氏，在兩年之內，也患病而亡。

只留得岑金這小孩子，年方三歲，卻賴伯父岑鱗收養。

此時岑鱗夫婦尚未生子，就把姪兒當做親兒一般，到十二歲，便教他學生理。岑金卻也伶俐，凡看銀色，撥算盤，略一指點，便都曉得。岑鱗甚是歡喜。是年，岑鱗亦生一子，取名岑玉，愛如珍寶。到岑玉六歲時，岑金已十七歲了，買賣精通，在伯父店中替得一倍力。岑鱗與他定下一房媳婦，就是渾家魚氏的表姪女卞氏，因幼失父母，收養在家，先為義女，後為姪婦。親上聯姻，愈加親熱，雖雲姪婦，與親媳婦一般看待。岑金成親之後，夫婦也甚相得。魚氏見丈夫店中有了岑金做幫手，意欲教兒子岑玉習舉業。岑鱗道：『你只看我兄弟費了父親多少銀子，究竟讀書不成，反因坐監弄出病來，送了性命。我們庶民之家，只該安份，莫妄想功名，指望這樣天鵝肉吃！』魚氏聽說，就休了這念頭。正是：萬千空費買書錢，曾未將書讀一篇。

早識纔非蘇季子，何如二頃洛陽田！岑鱗只因父親被先生騙了，遂以讀書為戒，並不教岑玉讀書，只略識了幾個字，便就罷了。魚氏又因得子頗遲，姑息太甚。岑玉漸漸長成，弄得不郎不秀，書又不曾讀得，生理又不曾學得。直至十五歲，方拘他在店中。他平日疏散慣了，哪裡肯理會買賣裡邊的勾當。

岑金看兄弟不上眼，便和妻子卞氏商量，要與伯父分居。卞氏遂乘間對魚氏道：『叔叔漸已長大，將來少不得要娶個嬌嬌到家，恐家中住不下。何不分撥我們另居，省得到那時癩促。』

魚氏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便把這話對岑鱗說了。

岑鱗依允，即另買一所房屋，分撥岑金夫婦居祝岑金那時已二十六歲了，自分居之後，仍在店中相幫，只是朝來暮去。

岑鱗因他已自爨，遂照店中夥計之例，一樣算些束脩與他。如是年餘，忽一日，岑金對岑鱗道：『姪兒既分居另爨，日費不給，雖承伯父有束脩見惠，哪裡用度得來？意欲求伯父劃些本錢與我，自去營運。』岑鱗聽說，沈吟不語。原來岑金向在店中日久，手中已有些私蓄，自分居以來，時常私約主顧在家做買賣。岑鱗已曉得些風聲，今日見他忽然要去，心裡好生不然。

岑金見伯父不應承他，又託人轉對岑鱗說。岑鱗便備起一席酒，請眾親友來公同面議。親友既至，依次坐定。岑鱗開話向眾親友道：『自先父及亡弟去世之時，姪兒尚在襁褓，全是我做伯父的撫養成人，娶妻完聚，又用心教他學生理，纔有今日。他要分居，我就買屋與他祝分居之後，我就與他束脩，並不曾虧他。不想他今日忽然要去，又要我付本營運。我今已年老，兒子尚小，姪兒若要去時，須寫一紙供膳文書與我，按期還我膳金，我然後借些本錢與他去。眾親友在上，乞做個主見。』

眾親友未及回言，只見岑金開口道：『姪兒向來伯父教養，豈不知感。但祖公公在日，原未曾把傢俬兩分劃開；父親早亡，未曾有所分授。母親死時，姪兒尚幼，所遺衣飾之類，也不知何處去了！今日伯父自當劃一半本錢與姪兒，此是姪兒所應得，何故說借？』岑鱗聽了，勃然怒道：『你祖公公為要你父親讀書，在你父親面上費了若干銀子；凡請先生及屢次考試，並納監、坐監諸般費用，都在我店中支碼我都有帳目記著，你還道沒有分授麼？你祖公公又欠了若干客債，都是我一力掙清。

若非我早夜辛勤，勉強撐持，這店業久已開不成了。至於你母親所遺衣飾，有得幾何？把來抵當喪葬之費也不夠用。你今日還要向我問麼？我向日把親兒一般待你，你今日怎說出這般沒良心的話來？』岑金道：『據伯父這般說，傢俬衣飾都沒有了。

但姪兒自十二歲下店以後，到十五歲學成生理，幫著伯父也曾出力過的。自十五歲至廿五歲這幾年，束脩也該算給。』岑鱗道：『你若算十五歲以後的束脩，那十五歲以前撫養婚娶之費，及分居時置買房屋的銀兩，也該算還我了。』兩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爭論不休。眾親友勸解不祝一個定要寫分授文書，不肯說借貸；一個定要說借貸，不肯說分授。眾親友議了多時，商量出個活脫法兒，對岑鱗道：『總是伯父扶持姪兒，如今也不要說分，也不要說借，竟說付本銀若干便了！』於是草就一紙公同議單，先寫伯父念姪兒缺本營運，付銀幾何；後寫姪兒感伯父教育婚娶之恩，議貼每年供膳銀幾何。岑鱗看眾親友面，只得依允。初時只肯付銀二百兩，岑金嫌少。眾親友又勸岑鱗出一百兩，共寫定了三百兩，其供膳銀寫定每年五十兩，大家書了花押，然後入席飲酒。

席散之時，岑鱗當著眾親友面前，取出銀子來付與岑金收訖。自此之後，岑金自去開張店面。也是他時來運到，生意日盛一日。

岑鱗老店裡生意，倒不如他新店裡了。正是：須知世運團團轉，安得財源日日来。

岑鱗因去了岑金這幫手，兒子岑玉又不肯用心經營，店中生理日漸淡保一日，有幾個客商先到岑鱗店裡買貨，批過了帳，卻被岑金私自拉去，照伯父所批之帳，每項明讓一二分。

那些客商便都在岑金店中取貨，把岑鱗的原帳退還了。岑鱗知道姪兒奪了他生意，十分惱怒，趕去發作。岑金只推說客人自要做交易，並不是我招攬他的。岑鱗鬧了一場，只得自回。

又過幾時，客商漸漸都被新店奪去了。岑鱗告訴眾親友，要與岑金鬥氣。眾親友來對岑金說，岑金道：『這行業原是祖上所傳，長房次房大家可做，非比襲職指揮，只有長房做得。常言道：「露天買賣諸人做」。如何責備得我？若說我新店裡會招攬客商，他老店裡也須會圈留主顧，為何不圈留住了？』眾親友聞言，倒多有說岑金講得是的。岑金又把這話告訴眾客商，再添些攬唆言語，眾客商便都說岑鱗不是。岑鱗忿了這口氣，無處可申，氣成一病，不上半年，鬱鬱而死。正是：可憐猶子終非子，望彼幫身反害身！

岑麟既死，魚氏與岑玉大哭一場，即遣人至岑金處報知。岑金到伯父家來，伏屍而哭，說道：『喪中之費，一應都是我支持，不消伯母與兄弟費心。』當下便先買辦衣衾棺槨，請僧誦經入殮。

七中治喪開弔，岑金在幕外答拜，禮數甚恭，哭泣甚哀。

治喪既畢，即擇吉安葬。各項使費，都是岑金應付。眾親友無不稱贊岑金的好處，盡道岑麟兒子沒用，多虧這姪兒替他結果送終。誰想喪事畢後，岑金卻開了一篇細帳，把從前所費，憑他一個算了兩個，竟將伯父前日所付本銀三百兩，除得乾乾淨淨。

魚氏再要索取供膳銀兩時，也沒有了。他說：『有本便有利，供膳銀原只算這三百兩的利錢。今本錢已沒有在我處，哪裡又討膳銀？』魚氏此時方知他喪中慨然任費，並非好意，可笑眾親友不知，還把他嘖嘖稱贊。正是：惡多實際，善有虛名。

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。

自此岑家老店已歇。魚氏想起丈夫明明是姪兒氣死的，如今又被他賴了本錢，除了供膳銀去，心中懷恨，怎肯甘休！恰好魚氏有個內姪叫做魚仲光，向在本府做外郎的，聞知此事，攬掇魚氏把寡婦出名去告狀。岑金探聽了這消息，也吃一驚，因曉得魚仲光是貪財的，便暗地把些賄賂來買囑他。那魚仲光得了錢財，便改了口氣。魚氏再請來他商議時，魚仲光道：『我細思此事，不是告狀的事，不該惡做，還該善處。可使人對他說：「當初伯父曾把本錢扶持姪兒，如今也要他把本錢扶持兄弟便了。」』魚氏依言，使岑玉去轉托岑金店裡兩個夥計對岑金說。那兩個夥計，向日原在岑麟店裡做過夥計的，一個叫做岑維珍，是與岑麟通譜的族姪；一個叫做魚君室，即魚仲光的叔子，單身無靠，依棲在仲光處，仲光冤他做了賊，逐他出來，在街坊上乞求，岑麟看不過，收養他在家，後來就教他相幫做生理。到得岑麟死了，店已歇了，用那兩個人不著，兩個便都到岑金店中去相幫。岑金見他生意在行，人頭又熟，便加了束脩，傾心任他。人情勢利，只顧眼前，哪個思想昔年的水源木本。岑金去央他，分明把熱氣呵在壁上，連連討了幾次回音，都說：『你哥哥不肯，無可奈何！』魚氏只得再請魚仲光來算計。你道魚仲光叔子也不肯養的人。哪肯照顧姑娘與表弟。他既得了岑金的財物，便十分親熱，倒與岑金認了表弟兄，往來甚密，把真正表弟反撇在一邊了。有一篇言語，單說那勢利的人情道：世無弟兄，財是弟兄。人無親戚，利是親戚。伯伯長，叔叔短，不過是銀子在那裡扳談；哥哥送，弟弟迎，無非是銅錢在那裡作揖。推近及遠，或得遠而忘其所推；因親及疏，乃棄親而厚其所及。嫡堂非嫡從堂嫡，真表不密假表密。緣何冷淡？

厭他目下缺東西；為甚綢繆？貪彼手中多黃白。但見揮的金，使的銀，便覺眼兒紅，頸兒赤；不惜腰也折，背也彎，何妨奴其顏，婢其膝。哪曉得父黨之外有母，母黨之外有妻；只省得萬貫之下有千，千貫之下有百。獻媚者既轉盼改移，受陷者亦立地變易。見他趨之謹，奉之恭，誰管他曾做賊，曾做乞；愛他邀之誠，請之勤，誰管他現為奴，現為役。今日代彼遮瞞，不記從前將他指謫；此時忽爾逢迎，不念當初漠不相識。信乎白鏹多功，甚矣青蚨有力！明放著嫡派嫡枝，倒弄得如路如陌。

不是他沒良心，誰教你不發跡。莫怪炎涼人面，暮地裡四轉三回；須知冷暖世情，普天下千篇一律。

看官聽說：岑金若是個有良心的，雖不肯把本錢借與岑玉，便收他在店中，也像當初伯父教自己的一般，或者也還拘管得轉來。誰想他全無半點熱腸，只放著一雙冷眼，以至岑玉無所事事，終日在三瓦兩舍東遊西蕩，結識了一班無賴做弟兄。無賴中有個鄴小一，就是當初岑翼相從的鄴先生之子。那鄴先生連走了幾科不中，抱鬱而亡，遺下這個不肖子，也是他當時哄騙主人，不教學生的果報。岑玉與這鄴小一尤為親密。小一引他去吃酒賭錢，無所不至。魚氏因自己管兒子不下，指望討個媳婦來托他拘管，便對幾個媒婆說了，叫他替岑玉尋頭姻事。

誰知那些有女兒的人家，都不肯扳這窮寡婦，須得二房員外岑金出名扳親，纔肯相就。及至有人到岑金家裡去訪問時，岑金不惟不肯招攬，反打了破句，姻事哪裡得成？岑玉又因在賭場中賭錢，聞有公差來捉賭，著了急，奔得慌了，跌壞了腳，人都叫他岑搭腳，一發沒人肯把女兒配他了。當時好事的，有一篇十八搭的口號笑他道：好笑岑搭，非但腳搭，做人浪搭，素性淹搭，說話搭，氣質賴搭，肚裡瞎搭陌搭，口裡七搭八搭，但有小人勾搭，更沒親人救搭，弄得濫搭搭，糟搭搭，糊搭搭，賤搭搭。只得到沒正經處去才兜搭，哪有好人兒女與他配搭。

大約人家不學好的子弟，正經便不省得，唯有色慾一事不教而能。岑玉年已長大，情竇已開，在未搭腳之先，早結識下一個女子，乃是開賭的宇文周之女順姐。那宇文周原是個光棍，家中開著賭常鄴小一引著岑玉去賭錢，宇文周常托岑玉替他管稍捉頭，自己倒到大老官人處幫閑說事，或時吃酒，徹夜不歸。他妻子許氏，又常臥病，不耐煩拘管女兒。因此岑玉與這順姐偷好了，只有鄴小一深知其事。岑玉自從跌壞了腳，有好幾時不曾到宇文周家去。哪知順姐已有了身孕，恐怕父母知道，私寫一封書，央鄴小一寄與岑玉，叫他討一服墮胎的藥來。岑玉著忙，便托鄴小一贖藥寄去。不想藥味太猛厲了，胎卻墮不成，倒送了順姐的性命。岑玉聞知，私自感傷，自此也不到宇文周家去了。只是少了順姐這個相知，甚覺寂寞。卻又看上了一個年少的收生婦人，叫做陰娘娘。那婦人慣替人家落私胎，做假肚，原是個極邪路的貨兒，也時常在岑金家裡走動的。岑金妻子卞氏，至今無子，恐怕丈夫要娶妾，也曾做過假肚，托這陰娘娘尋個假兒，爭奈那假兒抱到半路就死了，因此做不成。

岑玉一來怪這婦人不幹好事，二來貪她有些姿色，有心要弄她一弄，私與鄴小一計議。小一算出一個法兒來：於僻靜處賃下兩間空屋，約幾個無賴在外邊賭錢，卻教岑玉假裝做產婦，睡在臥室。到三更時分，小一提著燈，竟往陰娘娘家喚她去收生。

陰娘娘不知是計，隨了就走。小一引她到岑玉臥所，陰娘娘揭帳一看，燈下朦朧，見一個少年婦人包著頭，睡在那裡。便伸手去候她肚子，卻摸著了肚子下這件東西，嚇了一跳。有幾句笑話說得好：收孩子的，但見頭先生。也有踏蓮花生的，是腳先生。

也有討鹽生的，是手先生，也有坐醫生的，是屁股先生。

見千見萬，從不曾見這個先生。

當下岑玉把陰娘娘抱住，剝去衣服，侮弄起來。陰娘娘叫喊時，這空房寬闊，又在僻靜巷中，任你叫喊，沒人聽得。卻又岑玉抽了頭籌，其餘眾無賴大家輪流耍了一回。正是：本摸擠夫人，忽遇裸男子。只道大腹內的孩子要我替他弄出來，誰知小肚下的嬰兒被他把我弄進去。這孩於頂門上開隻眼，好似悟徹的和尚；那嬰兒頸項下一團毛，又像獻寶的波斯。

不笑不啼，只顧把頭亂磕；無鼻無耳，但見滿口流涎。紫包掛下，倒有一對雙生子在中間；光頭撞來，更沒半些胎髮兒在頂上。不帶血，居然赤子；未開乳，便吐白漿。洗手錢沒處尋，倒被他著了手；喜裙兒何曾討，反吃他脫了裙。收生收著這場生，那話弄成真笑話。

當夜眾無賴了事之後，悄然把陰娘娘扶至半路撇下。這婦人被那些無賴弄得七傷八損，半晌掙扎不動，挨到天明，勉強步歸。欲待尋對頭廝鬧，爭奈在黑夜裡認不仔細。只得忍了這場羞恥，耐了這口惡氣，准准病了月餘，出來收生不得。哪知陰娘娘到一月之後，倒也將息好了，岑玉卻因這夜狂蕩了一番，又冒了些風寒，遂染了陰癘，醫藥無效，嗚呼尚饗了。臨終之時，口裡連呼『順姐』不止。魚氏不勝哀痛，檢其臥所，尋出一封柬帖來，且自包裹得緊。魚氏拆開觀看，卻不識字，不知上面寫些什麼？正看不出，恰好鄴小一來問候，聞知岑玉已死，直入停屍之所來作揖，也下了幾點淚。魚氏與他相見了，問道：『你與我亡兒最相知。他臨終連呼「順姐」，這場陰癘，多應是什麼順姐寄死他的。你必知其故，可說與我知道。』鄴小一道：『這陰癘別有所感，不幹那順姐事。不是順姐害死令郎，倒是令郎害死了順姐！』遂把岑玉向日與順姐交好，及順姐寄書求藥，墮胎致死之故，細述了一遍。因說道：『順姐死後，令郎甚是思憶，常對我說：「把她寄來這封書，藏著以為記念。」難道你老人家倒還不曉得麼？』魚氏聽說，便取出那封柬帖來道：『可就是這封書麼？』鄴小一接來看了道：『這正是順姐寄與令郎的字了！』魚氏道：『上面寫些什麼？乞念與我聽。』

鄴小一念道：

女弟順姐，字寄岑家哥哥；腹中有變，恐爹娘知道，如之奈何？可速取墮胎藥來，萬勿遲誤。專此。

魚氏聽罷，大哭道：『早知如此，我當日遣人對他父母說通了，竟聯了這頭親事，不但那順姐不死，連我亡兒也不至於絕後。』說罷又哭。正是：兒子偷情瞞著母，母親護短只憐兒。

當下鄰小一別去，魚氏收過柬帖，使人把岑玉死信報知岑金，少不得也要他買棺成殮。

岑金因妻子懷孕將產，送過了殮，忙忙回家。原來卞氏一向做假肚，如今真個有孕了，看看十月滿足。忽一夜，岑金夢見一個老媽媽，對他說道：『你妻子腹中所有的孩兒不是你的孩兒。你只看城西觀音庵後野墳裡的孩兒，方是你的孩兒。』

岑金猛然驚覺，正聽得妻子呻吟道：『腹中作痛！』岑金知道是分娩快了，連忙起身，先去家廟中點了香燭，一面叫家人岑孝，快去喚那陰娘娘來收生。岑孝領命，去不多時，來回覆道：『陰娘娘適纔出去遇了鬼，收了什麼鬼胎，正在家裡發昏，出門不得。城西觀音庵左首有個李娘娘，也是收生的，去喚她來罷！』岑金聽了『觀音庵』三字，正合他夢中所聞，便道：『我和你同去。』此時正是七月十三之夜，四更天氣，月色猶明。岑金叫岑孝提燈跟著，忙忙走過觀音庵，忽聽得庵後野墳裡有小孩子哭聲。岑金驚異，急同岑孝提燈尋看。只見個小孩子臥在一個塚旁，抱起看時，有紙剪的冥衣包裹在身上。岑金又驚又喜，慌忙把孩子抱在懷中，吩咐岑孝自提燈去喚李娘娘，自己抱著孩子，乘著月色，奔到家中。恰好妻子腹中的孩兒已生下地，卻早落盆便死了。卞氏正在那裡啼哭。岑金忙把這孩兒放在她身邊，對她說了夢中之事，勸妻子休要煩惱，只說養了雙生兒子，死了一個留了一個。家中只有個抱腰的養娘和一個伏侍的老嫗，與岑孝三個人知道。岑金吩咐不可洩漏。當下揭去孩子身上紙衣，換了好衣服。卻又作怪，那揭下的紙衣，登時變成紙灰了。大家驚異。不一時，李娘娘到來，曉得孩子已經產過，只吃了一頓酒飯，打發去了。岑金因想夢中這老媽媽，必然就是觀音菩薩，便把此兒取名岑觀保，甚加愛惜。正是：平時做假肚，本不是真胎。

今番真有孕，又遇假兒來。

且說魚氏聞知姪婦卞氏得了雙生子，死了一個。嗟嘆道：『若得二子俱存，我長房承嗣他一個，繼了亡兒之後。可惜不能都活。』正不知魚氏雖這般思想，卻不自揣世情澆薄，只顧財利，哪顧道理。你若還像當初富足之時，不消說得，自然有人把兒子送來立嗣，分授傢俬，還要幾房爭嗣起來哩！你今家道消乏，縱使岑金真個得了個雙生子，誰肯承嗣過來。

閑話休提，只說魚氏自兒子死後，一發日用不支，把家中所有，吃盡典盡，看看立腳不牢，將住房也出脫了，岑玉靈柩權寄在城西觀音庵裡，只剩得孑然一身，無處依棲。老主意竟到岑金家裡住下，要他養膳送終。岑金此時推卻不得，只得收留伯母在家供膳。正是：前既負伯父於死，今難辭伯母於生。

不肯收有母之弟，怎能卻無子之親。

光陰荏苒，岑觀保漸漸長成。到十五六歲，千伶百俐，買賣勾當，件件精通，比岑金少年時更加能事。岑金與他定親，就娶了魚仲光的女兒彩娘做了媳婦。原來魚仲光當初有個妹子，與岑玉年紀相仿，魚氏曾向他求過親來。仲光嫌姑娘家貧了，不肯許他，今拿岑金殷富，便把女兒嫁了岑觀保。魚氏見人情勢利如此，十分傷感。且喜彩娘過門之後，把祖姑魚氏待得甚好，倒不比父親把姑娘待得冷淡。觀保也極孝順伯祖母。因此魚氏倒也得所。哪知岑金反沒福消受這一對假兒假婦，忽因一口憤氣抱病而亡。你道為著什麼？原來店中夥計岑維珍，與家人岑孝同謀，偷了店中若干貨物，自己私把門撬開，只推失了賊。岑金心疑，細加查察，訪知實情，把岑孝拷打了一頓，又要把岑維珍處治。岑維珍便道：『我雖是遠族，卻還姓岑，就得了岑家東西，也不為過。強如你在野墳裡拾著個不知來歷的孩子，當做親兒，要把傢俬傳與他！』岑金被他說破了這段隱情，明知是岑孝洩漏其事，十分惱恨，把二人告官追贓，倒費了些銀子，贓又追不出，憤懣之極，怒氣傷肝，遂致喪命。正是：伯父為君含憤沒，君今亦為憤所激。

君之受憤因遠兄，伯之受憤是親姪。

岑金死後，觀保喪葬盡禮，把岑維珍與逆奴岑孝俱逐出不用，店中只留魚君室一人。觀保因對人說道：『我丈人魚仲光，向常冤太叔翁魚君室做賊。哪知冤他做賊的倒不曾做賊，倒是岑維珍做了賊！』自此岑維珍賊名一出，再沒有人收用他。維珍懷恨，遂與岑孝兩個在外邊沸沸揚揚地傳說：『岑觀保是觀音庵後野墳裡拾的。』觀保聞知，心中甚是猜疑，私問家中養娘和老嫗，此語從何而來，養娘、老嫗都只含含糊糊，不說明白。觀保猜想不出，只得葫蘆提過去了。

至十九歲春間，妻子彩娘有孕，將欲分娩，又去喚陰娘娘來收生。此時陰娘娘已死了，她的媳婦傳授了婆婆這行生理，叫做小陰娘娘。當日岑觀保自黃昏以後遣人去喚他，直至天明纔來。幸得彩娘分娩頗遲，黃昏腹痛，挨到天明，方產下個兒子。

洗浴已過，留小陰娘娘吃酒。觀保問道：『如何夜裡來請你，直至天明纔到。今幸分娩平安，不然，可不誤了事麼？』

小陰娘娘道：『大官人休得見怪，這有個緣故！』觀保道：『有什緣故？』小陰娘娘道：『十九年前七月十三之夜，亡故的婆婆，收了一個鬼胎，得病而亡。為此如今夜間再不出來收生的。』觀保道：『你婆婆如何收了鬼胎？』那小陰娘娘疊著兩個指頭，說出這件事來，真個可驚可駭！原來她婆婆老陰娘娘，自從被無賴奸騙之後，凡遇夜裡有人來請他，更不獨行，必要丈夫或兒子隨去。是年七月十三之夜三更時分，忽有一青衣童子提燈而來，說是字家小娘子要請你去收生。陰娘娘便同了丈夫，隨著童子來到城西觀音庵後一所小小的房屋裡。只見一個丫鬟出來接住，吩咐童子陪著丈夫在外邊坐，自己引著陰娘娘到臥房之內產婦牀頭，伏侍那產婦生下一個孩兒。洗過了浴，那小娘子脫下自己身上衣服，教把孩子裹了，又去枕邊取出白銀半錠，送與陰娘娘做謝儀。陰娘娘要討條喜裙兒穿穿，小娘子便在牀裡取出一條舊裙與她穿了。丫鬟捧出酒餚，請陰娘娘吃。陰娘娘覺得東西有些泥土氣，吃不多就住了。又見她房中只有一個丫鬟伏侍，外邊也只有這個童子支持，問她：『官人在哪裡？』都含糊不答。家中冷氣逼人，陰娘娘心中疑忌，連忙謝別出門。走到半路，月光之下，看自己腰裡束的那條裙兒是紙做的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脫下。又去袖中取出那半錠銀來看，卻也是個紙錠。再仔細看時，裙兒錠兒都變成紙灰了。

嚇得渾身冷汗，跌倒在地。丈夫扶她歸家，一病不起，不多幾日便死了。正是：前番既遇男裝女，今番又遇鬼裝人。

男扮女兮猶自可，鬼扮人兮卻喪身。

是夜，她的丈夫等到天明，再往觀音庵後訪看，哪裡有什麼人家，只見一所墳墓，家邊尚留下些血跡，但不見有什孩兒在那裡！去問觀音庵裡和尚，方知這個墳墓是宇文周之女順姐埋葬在內，想因生前有孕，故死後產兒，只不知所產兒哪裡去了。

當下小陰娘娘把這段事情細述了一遍，觀保聽罷，目瞪口呆，尋思道：『我今年十九歲，她說十九年前，正合我的年庚。

我是七月十三夜裡生的，她說七月十三之夜，又合我的時辰。

有人說我是墳墩裡抱來的，莫非我就是順姐所生。只不知父親又是何人？』正在驚疑，只見伯祖母魚氏在傍聽了那小陰娘娘所言，忽然撲簌簌掉下淚來，觀保驚問其故？魚氏卻把昔年岑玉與順姐通情這段姻緣說知備細，又去取出順姐當初寫與岑玉這封字來看。觀保一發驚訝，便再喚養娘和老嫗來細問，務要討個明白。二人料應隱瞞不過，只得從實說了。那時觀保方纔醒悟，抱住魚氏哭道：『原來伯祖母就是我的祖母，亡故的叔叔，就是我的父親！』魚氏喜極而悲，也抱著觀保而哭，卞氏見他祖母孫兒兩下已先斷認，只得也把丈夫昔日夢中之語一一說明。大家歡詫，都道天使其然，依舊收養了岑家的骨血。魚氏一向無子，今忽有孫。觀保一向是假，今忽是真。正是：母未嫁時學養子，學養在生養在死。

直待此兒更產兒，方知身出墳墩裡。

岑觀保重謝了小陰娘娘，隨即使人報知宇文周家裡。原來順姐死後，宇文週知其為墮胎喪命，心甚忿怒，但不知姦夫是誰，只得罷了。因怪女兒不夫而孕，要把她屍首焚棄。其妻許氏不忍，故把她埋在觀音庵後荒地上。如今宇文周已死了，沒有兒子，只剩老妻許氏，家貧獨守，甚是淒涼，聞知這消息，亦甚驚喜。岑觀保拜認了外祖母，也迎養于家，就擇日把岑玉的靈柩與順姐合葬了。又感觀音菩薩託夢顯聖之奇，捐資修理庵院，又捨些銀錢與庵中和尚，為香火之資。是年以後，觀保又生一子，把來繼了次房岑金之後。念卞氏養育之恩，原把她做母親一般看待。正是：人情使盡千般巧，天道原來巧更深。

好笑魚仲光當初不肯把妹子配岑玉，誰知今日女兒仍做了岑玉的媳婦，可為親戚勢利之戒。岑金負了伯父的恩，不肯收管岑

玉，誰知天教他收了岑玉的兒子，可為弟兄不睦之戒。詩云：『在原』，以比兄在原之誼，斷而不續者多矣。請以此續之，故名之曰《續在原》。